

明鑑紀事本末

第十二函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際辰

詞

三案

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巳酉。有不知姓名男子。持
聚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
簷下。內官韓本用等執縛。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
等收之。次日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庚戌。巡視皇

城御史劉延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
語言顛倒形似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嚶嚶稱喫齋
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
其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乙卯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駿聲等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
萬倉燒差柴草氣憤于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
東進不識門徑往西走適路遇男子二人給曰爾無
憑據如何進爾拿槓子一條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
差日夜氣忿矢志顛狂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拿棗木

棍一條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走入前殿下被擒。擬依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決。不待時。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采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其年壯力強。非風癩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卽置飯差前。差見飯低頭已而云不敢說。臣乃磨吏書令去。止留二役決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季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爾幾畝地種。

老公騎馬小的跟着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拔得你遂與我聚棍領我由厚載門進到官門上守門阻我我擊之墮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顛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要之以飲食始欲默欲語中多疑似願皇上縛寇犯于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利道

三法司會問則其情立見矣。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視。幾驚儲璫。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知其處。夜三老三太互爲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何所變。豈無因。警甚非小。乞皇上大振乾綱。務

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于朝市以謝天下
疏中有姦賊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
庭訓爲移文薊州踪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
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顛二字定爲鐵案矣乙丑
刑部司官朗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曾橫勞
永嘉王之宋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
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
張差供稱馬三舅各三道李外父各守才同在井兒
峪居住又有如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

乃修鐵瓦殿之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仕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廐保處送灰。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中。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映也有着。也有劉成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廐保劉成對鞫。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享關宗社安危。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

主事王之宗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
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
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疏留中。閣臣促之上。
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奉養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
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顛。奸徒張差。持挺闖入青
宮。震驚皇太子。致朕驚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
根本。豈不深愛。已傳內官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
連日覽卿等所奏。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

人卽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戚知州
回文以上。王甫上再諭法司嚴刑鞠索。速正典刑。時
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招曾自給事中。何士晉
復奏陸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訕。宛鋒等語。特借此
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諱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
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
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以待。
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
官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司。

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卽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惟欲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遁或陰撻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不報癸酉駕幸慈寧宮召見百官從御史劉升復請也輔臣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先

後至。內侍引至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上西
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官後至御前叩頭。上
連呼曰。前求羣臣稍勝而前去御座不數武。上練冠
練袍。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孫鴈
行立左階下。上宣諭曰。朕自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
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遇節次。期望忌辰。必身到慈
寧宮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差闖
入東宮傷人。外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
離間我耶。適見刑部郎中趙會楨所問招情。止將本

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
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尋執東
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御史劉先復跪
于班後。大言曰。皇上甚慈愛。皇太子甚仁孝。其意固
將順也。上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先復對。
先後猶大言不止。上斥之至再。先後不聞。仍申前說。
上色頗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應者。遂令中涓縛
之。捦杖交下。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候旨。方從者
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解。乃以手

約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我至今成丈夫矣。使我
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旣已至
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飛至乎。因命內侍傳
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諭曰。朕諸孫俱已
長成。更有何說。顧問皇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悉言
無隱。皇太子曰。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
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
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因謂羣臣曰。爾等聽皇
太子語否。又述東官言。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問者。令續到官。皆放進無阻。以故後來者踵
趾相錯。班行稍右。與帝座遠。上又持皇太子面向右。
問曰。爾等俱見否。衆俯伏謝。乃命諸臣同出。甲戌次
張差于市。乙亥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于文華
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
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語。俱轉展不招。方審問東宮
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並無
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內寺。罪所不赦。
後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鞫詳。保成身係內官。雖

欲謀害本宮于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習凌虐于差。故肆行報覆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輕信。連日奏求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舉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姓名不同。當以讐誣于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本宮陰隲亦全矣。六月戊子。刑部審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從之。尋斃龐保。劉成于內庭。王之案爲科臣徐紹吉臺臣韓爌所糾。部處閑住。中旨特黜爲民。補何士晉于外。著

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部侍郎張問達俸既而釋
光復于獄

熹宗天啓元年閏二月御史魏光緒上言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先皇帝以長君當主
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構煽每
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
上爲罪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張差挺
擊之謀九廟有靈旋即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圍聚之
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康禾栢木隄之